



官板

四書纂疏

論一三

五

1270
1002
5





論語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威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

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

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或問有謂通以八人為佾者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有佾少而

人多如此哉○胡氏曰每佾人數本春秋左氏傳文人如佾數本杜預註文每佾八人疏所引服虔之說也季氏以大夫而

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真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



趙後國鉅城郡高田市人室幸治郎平友義所藏

明治 年 月 日

可忍為

語錄曰為人臣子只有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是已絕滅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語錄曰問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曰聖人亦自有大段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亦大段耐人處不得處○愚謂忍之一字有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也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二義皆通而敢忍之說為長故集註以容忍之說居後

○范氏曰樂舞

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豪

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

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

乎

黃氏曰范氏說忍字義似主後說而反在謝氏曰說之前豈以范氏所言降殺以兩乃全章之意而謝氏特為是可忍也一句而發邪○輔氏曰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愚謂范氏就制度

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

胡氏曰三家皆魯威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

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詳見疏文至杜預作公子譜則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忍或然也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

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語錄曰天子宗廟之

祭歌舞雍詩以徹其俎今三家亦歌此以祭聖人但舉雍詩之辭以譏之曰
汝之祭亦有諸侯之助乎亦有天子穆穆深遠之容乎既無此事奚用此詩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
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
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

之語錄曰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不受則後人雖欲僭亦無樣子他也做不成○
胡氏曰案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又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
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魯用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以是知非特三家之
僭魯亦僭矣程子所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君臣
上下之分於葦蕘間如天地之不可易今也祀于周公之廟而倒行逆施如此
豈非周公之衰乎是亦程子之意也○真氏曰無父母則無此身我因父母而
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語錄曰人既不仁直是與那禮樂不
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

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自與禮樂不相
干○又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
人便行得若不仁者與禮樂自不相關了安得為之用○又曰禮樂不為之用
也是不為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為禮雖鐘鼓鏗鏘不足以為
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輔氏曰仁者心之德不仁則心無其
德矣無德則雖謂之心亡可也心亡則無以管攝眾理故無如禮樂何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語錄

白仁只是正當底道理○又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
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
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黃氏曰集註置游氏說於前置程
子說於後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故游氏人心亡矣於仁字之義最親
切仁心亡則無適而可不但無序不而已程子正理之云則於仁字之訓為
稍緩無序不和固切於如禮樂何之義然人心亡則又將無所不至也○又曰
將正理字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
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失其正理則自然無序而不和無

序則無禮不和則無樂○陳氏曰仁者此心天理之全體也程子正理之說雖寬而實切却見得仁與禮樂相關甚密處然須更兼游氏人心之說乃圓所以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

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李氏名郁昭武人○語錄曰問游氏言心程子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蓋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得之○輔氏曰此章之意正指鐘鼓玉帛而言故以李氏說斷之○又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而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在內者李氏專指禮樂之用在外者三說備然後體用全內外備仁與禮樂相資以行之義可見矣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

語錄曰當時習

體無不在其中矣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得其本則禮之全

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語錄曰易字訓

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之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又曰治田者須是經犁經耜治得無窒礙方可言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又曰易只是禮貴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脚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

得中

語錄曰品節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

質二者皆未合禮

輔氏曰二者一過一不及皆未合乎理之中

然凡物之理必先有

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輔氏曰無其質則文安所施以是觀之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

誠故為禮之本

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而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者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

之未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之本

楊氏曰禮

始諸飲食故汗尊而坏飲為之簠簋豆壘爵之飾

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輔氏曰范氏止以祭為禮其說未全故又取楊氏說以足坏飲此禮之始而儉也為之簠簋豆壘爵之數所以節之而已喪之初若徑情而直行則毀或至於滅性此喪之始而戚也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而已此儉與戚所以為禮與喪之本○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謂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以儉戚為本而又引禮始諸飲食以證之矣然大哉問之下有曰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以又指性而言何也禮之初始於儉與戚苟得儉戚之理則質與文實與華皆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集註之說蓋本諸此而其意則因大哉之言而發以全體之具而見問之大非指性而言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語錄曰問程子似責在下者陷於無君之罪尹氏似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

愚謂祭山曰旅周禮大宗伯旅四望鄭云旅陳也陳其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

泰山山名在魯

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語錄曰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季

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魯人

時為季氏宰救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

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輔氏曰有是理

則有是神有是神則享是禮神者禮之主也豈享非禮之祭哉故夫猶能問禮之本泰山寧享非禮之祭蓋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厲冉有也聖人之言廣大流通

遇惡揚善包函無所不盡如此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

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

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

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輔氏曰聖人以人待人不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

飲去聲

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胡氏曰大射之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

俟眾耦皆降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勝者乃

揖不勝者升取鬴立飲也胡氏曰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鬴酌奠于上勝者不勝者出揖

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坐取豐上之鬴與立卒鬴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取鬴立飲也言君子恭

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

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

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

的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

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鍊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

或問此詩蓋衛風碩人之篇素以為絢兮云者夫子刪而去之也曰刪詩者去其不合於義理者耳今此章之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又不應因刪此句而并及他章例損一句以取齊也蓋不可知其為何詩矣

好口輔也

愚案服虔云輔上頰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

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

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

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

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

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語錄曰聖人曾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以發揮於外

說起則一番精神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

知學故皆可與言詩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樂之學而知切磋琢磨之詩而知人之學禮當以質為先故皆可與言詩也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

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

志矣非得之之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

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輔氏曰楊氏說最明切讀書者不可泥於章句之下而學詩者尤貴有得

於言意之表不然則局於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於人者鮮矣固如高叟之固相長則是數學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

代之禮我能言之黃氏曰夫子所謂能言不但能言其制作之意其制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矣○胡氏曰夏

商之禮夫子能言之者併其本數未度皆能言之也而二國不足取以

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胡氏曰所謂文獻不足非典籍與賢者全不可考也特有闕耳文獻

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輔氏曰典籍所以載是禮而賢者又禮之所從出典籍不

足則無以考驗其事實賢者不足則無以質問其得失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也伯循名匡唐河東人○或問禘禮之說獨取趙氏何也曰先儒以禘為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祫則各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為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者詳矣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

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

公配之然非禮矣語錄曰周禘帝嘗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

灌者鬱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鬯也輔氏曰郊特牲謂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或問鬱鬯曰禮家以為釀秬為

酒者鬱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鬯也○輔氏曰郊特牲謂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糴蕭凡祭謹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蓋周之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其血簋合之黍稷實於蕭以燂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

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語錄曰方灌時

誠意在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

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輔氏曰僭

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蓋聖人於人既往之失常有覆護之意而於人方

起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乃天地之心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

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言魯何適矣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

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釋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

語錄曰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黃氏曰祀先

之禮無非報本也無非追遠也子孫不敢忘其所自來而祀以報之是謂報本思其祖父矣遠矣不可復見矣而追以祀之是謂追遠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而非淺近之思也然此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理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實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為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知莫能行也○輔氏曰仁者孝之本孝者仁之發誠者敬之體敬者誠之用仁孝誠敬有所未至則豈足以知禘禮為聖人報本追遠之極致哉○蔡氏曰禘是報本中又報本追遠中又追遠者如祖考與吾之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固自易通至於祭始祖已甚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苟非察理精微而仁

孝誠敬之至安能與於此哉○真氏曰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及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又曰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而不王不禘之法又

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

輔氏曰禮不王不禘而魯僭為之是當為之諱也傳曰諱國惡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輔氏曰言如視此掌

之明白而容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

語錄曰天地陰陽生外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於此○陳氏曰此是最大節目難明

言言真義卷二
處既有以明之則其他無有不可明者矣最疎遠難格處既有以格之則其他無有不可格者矣所以於治天下不難也亦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之意○輔氏曰推報本之理至於始祖所自出之帝則理無不明矣推追遠之誠至於始祖所自出之帝則誠無不格矣理無不明則心盡而無一理之或蔽誠無不格則性存而無一誠之不通由是以治天下何難之有哉 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

語錄曰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陵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又曰祭神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

愚

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語錄曰此是孔子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誠以交鬼神也○黃氏曰祭先祭神固主於孝敬然其祭之也真如見其在焉此足以見其盡孝敬之誠也集註以誠意二字發程子之所不及其義精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

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語錄曰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之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

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已既不克與而時又不可失則必使他人攝之然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與未嘗祭等也此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

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

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

虛也

語錄曰誠者實也有誠則萬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又曰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又曰鬼神之理即是此

心之理○問恐是自我裏以為有便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為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輔氏曰郊廟所以極言乎外神與先祖也○又曰非言凡禮皆虛也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意言也雖使人攝祭而不得自致其如在之誠則雖已祭如未嘗祭是誠為實禮為虛也○胡氏曰祭先之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之遺也祭神之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愚謂范氏語意是說有此誠時方始有此神若無此誠即并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或問祀竈之禮何所據曰月令夏三月其

祀竈而鄭註云爾也蓋凡祭五祀尸竈門行雷皆先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而孔疏以為逸禮中雷之文蓋唐猶有其書而今亡之也○語錄曰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陞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皆然○問祀竈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閭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又曰竈陞想見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愚謂五祀先設主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再迎尸而祭於堂與尊之也只祭於其所而不祭於奧則近於褻祭於奧而不祭於其所則恐與非神所常棲之地未必來享故兩祭之以盡其求神之道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胡氏曰五祀皆於祭俎之後設饌于奧故云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不如奧而夏祭主之故云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語錄曰賈庸俗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須亦聞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

語錄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

而行便是天

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

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

故尊而無對

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

乎

語錄曰天下之至尊至大者莫如這箇道理若是違此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

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

於奧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

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真氏曰使賈知此意則必

惕然自省平日所為拂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友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郁文盛貌

○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

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

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則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或問何以

知其為始仕時曰以所稱鄒人之子者觀之則其為少賤之時無疑矣

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

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

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

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

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陳氏曰此章須於聖人敬謹之

至處玩聖人氣象○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所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者聖人前此未之見安得而盡知之若已經講論討究知禮之器物與夫登降拜跪之節及今方見之亦須復問然後為審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

以人之方有強弱不同等也語錄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

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爾○黃氏曰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則古人射但求其中鵠而已雖矢不沒而墜於地亦不害其為中也曰如此則古人之射但為文具而已乎曰非也射者固所以觀德而亦所以禦侮也男子之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則射者凡人之皆有事焉者

也射於百步之外而力足以至之亦豈非力哉不主於皮亦未嘗以貫革為非也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若主於貫革則惟有力者可與於射而無力者不得與則世之善射者亦寡矣不主於貫革則人人皆可射其強有力者足以貫革其力不足者雖不能貫革於百步之外亦豈不能貫革於數十步之內哉如是則不惟足以觀德而亦可以禦侮也

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

息正此謂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

歎之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此可見聖人之仁心周衰禮廢列國兵爭貫革之射遂將習以為常此夫子所以嘆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

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而行之

語錄曰特羊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輔氏曰諸侯受天子所頒之朔而藏於祖廟所以敬天子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所以敬先祖也

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孔子所以惜之

語錄曰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

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楊氏曰告

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

也黃氏名祖舜三山人○愚謂禮只是儀節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如此等處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爾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

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或問呂尹氏之說曰呂氏以君臣各盡其道而言言之正也尹氏則為君而言之爾若為臣而言則曰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語錄曰尹氏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愚謂呂氏患不忠之說所以明君臣當各盡其分而不可有交相責之意也尹氏以則字介乎其間似若舉一而廢一然夫子之言因定公而發恐亦有此意專以警言為君者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

輔氏曰失其正以理言也害於和以氣言也○黃氏曰樂氣盈衰氣鬱盈而過則濫溢故淫鬱而深則哀怨故傷發於天理之公則盈而不淫鬱而不傷發於人欲之私則淫而傷矣 關雎之詩

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語錄曰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是得性情之正○問詩人之性情如此抑詩之辭意如此曰也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辭氣聲音○輔氏曰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於聲詩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故學者能玩其辭審其音則可以識其性情之正後世音雖不傳學者能玩其辭而有得焉則詩之教猶為不廢也○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詞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詞語可以玩味耳詩集傳以關雎為宮中人所作蓋其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沈湎則不淫也因其詞語即可以知其情性至於播於長言被之箎弦則聲音亦可以略見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語錄曰問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

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輔氏曰此註疏說也孔安國註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所宜之木孔穎達正義云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謂用其木以為社主而朱子又嘗取沙隨程氏說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愚案以石易木不知其所從始然地道敬樹則植木為主宜也想後世以木有榮枯故易用石耳○胡氏曰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此章之解因周制而知夏商之亦然也戰

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輔氏曰書甘誓云弗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宗廟在左社稷在右

左陽也右陰也陰主殺行軍則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輔氏曰微子之不諫商紂百里奚之不諫虞公近之

蓋知其勢之不能已諫之終無益也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

之輔氏曰莊子書有櫟社漢書有枌榆社皆是以木名社也後既易之以石則不復名之矣○又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

德以致主於王道

語錄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

施設處說○又曰局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黃氏曰局量指其心之蘊蓄而言規模指其事之發見而言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褊淺卑狹一體一用無非小也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也○輔氏曰其所以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者蓋以其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故也而其所以局量褊淺規模卑狹者又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局於資稟格於物欲而不能盡此心之量此性之體故也○陳氏曰局量是就身上言局是格局其所有處量是度量其所蘊處規模是就事業言其所施設處局量褊淺故不能正身修德好奢而犯禮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於王道僅相威公霸諸侯而已二者蓋兼內外體用之說以為器小之證亦略有先後但不可分開了○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矣○又曰初以局量為度量後因學者有問而欲更度為識今定作局豈以局有器之義而識為疎邪一字之精嚴如此學者豈可疎略而觀之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度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或問三歸之為臺名

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為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為不儉則亦但為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

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

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

或問或人聞小器而以為儉則似矣聞其不儉而遽以為知禮何哉曰世方尊管仲之功

而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之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禮也

屏謂之

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内外也

愚謂古者人君別内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

小牆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好謂好會也楹在兩楹之間獻酬

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愚謂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楹上於西階上拜主

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楹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楹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楹上也大夫則無之此

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

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

輔氏曰器小兩字該括盡管仲所為故言其旨深

或人不知

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

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

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

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

此言當深味也

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唯吾義理之是行自然不至於奢而犯禮也蓋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些些小功業便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胡氏曰奢者其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其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

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

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

是也管仲三歸反坫威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

固已淺矣管仲死威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蘇氏名軾眉山人○語錄

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三歸反坫等用處皆小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

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

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

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

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

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圍不悟其小宜

矣

語鈔曰恐混為一途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為知禮○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眾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又曰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為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器奪於欲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為者亦將光明盛大雖伊周事業可以立致矣○又曰以器小為儉退一步以求其美也不儉為知禮進一步以求其美也一進一退而終欲成仲之美蓋當時道學不明功利是驚人已眩惑於管仲之功而不敢議其失矣○陳氏曰如楊氏說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楊氏說得不能致主於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須兼二說通看乃備其義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

胡氏曰不待其問而告之也

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闕故孔子

教之翕如也

胡氏曰樂作而不合則不備

從放也純和也

陳氏曰純則相濟如一而和○胡氏曰翕

合則易至於迫蹙故放之而欲其和

皦明也

陳氏曰皦則節奏分明而不相陵奪○胡氏曰既和而不明則無別

不絕也

胡氏曰既別而不相連續則無貫通之妙

成樂之一終也

胡氏曰翕而純純而皦皦而繹繹而純

始故謂之一成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

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輔氏曰夫子之言樂首尾具舉節目分明非其心通默會何以及此又得謝氏發明之詳可不玩其說以求樂

哉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三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為畿封而殖之左氏傳所謂穎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

皆典封疆在邊邑者也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

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所聞已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既出而語門人之語亦深得其大致則賢者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

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負是也

或問諸家皆以喪為斯文之喪子獨以為失位之喪何也曰此

劉侍讀之說而蘇氏因之得其指矣蓋封人亦曰何患於喪而已固未有以知其為斯文之喪且當是時夫子固無恙也三三子又何患於斯文之喪乎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

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

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

者深矣

語錄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

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替夫子則因所見以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其得於觀感之際可謂深矣豈他人所能及哉

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

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

路也

輔氏曰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語錄曰美

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可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可謂美矣善則是那美之實

布終不若絹之好○輔氏曰聲容言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則謂其聲容之
所以美○陳氏曰美以功言善以德言集註已分明○胡氏曰美者善之著善
者美之實

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
美胡氏曰盡美者韶武各盡其美蓋韶盡
指遜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

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

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語錄曰性之反之也要尋他本身上來自是不
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

舜時必不及韶樂好○又曰舜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
着不好時節○又曰德有淺深有幸不幸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有淺深舜以揖

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應天順人自是有不盡美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
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

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王之德雖比舜有淺深而治功亦

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又曰舜之德性
之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伐不相干但舜處武王時畢竟又別○陳

氏曰揖遜征伐乃所遇之時不同非干性反之故○問性反與樂何相干曰樂
雖由外作却與本人意思相合便是德之影子不可謂不相干也○蔡氏曰或

疑性之反之之說頗遠於樂殊不知樂觀其深
矣若不原其性之反之之異亦何以觀其深
○程子曰成湯放桀

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

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語錄曰問使舜遇湯武之時不
知如何曰只怕舜盛德人自歸

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輔氏曰舜武王之樂雖其
實有不同者然聖人至公無我之心順天應人之舉則其揆一也故成湯之德

為有慙武王之樂未盡
善皆所遇之時然耳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語錄曰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失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又曰
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
這箇見得他得失○陳氏曰觀字有辨明兩件底意此三者是根本切
要處可以觀人之得失若無其本則其他末處無可以觀其得失矣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語錄曰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擇里而不居於

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或問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

今直以擇鄉言何也曰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為文恐聖人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姑借此以明彼耳○黃氏曰道無精粗凡所當然無非道也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調卹保愛以全其生此豈細故哉學者不可以擇里為粗而必欲以擇術之言為精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輔氏曰知

者之於仁猶小人之貪利皆深喻篤好故必欲得之蓋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小人能移為惡之心以為善則何有哉不仁之人失

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語錄曰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

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黃氏曰本心者天理之公失其本心則人欲之私為之主矣徇人欲之私豈能久處約長處樂乎○輔氏曰濫謂濫溢為非淫謂淫佚自失不仁之人失其本心則以物為我逐物變遷好惡生於瞬息之間欣欣起於不旋踵之後曰濫曰淫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

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

能奪矣輔氏曰仁者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如地之安靜而無物不體無時

而不去仁者常而不已○陳氏曰仁者智者之能處約樂只於安利處便見蓋仁者安其仁而無適不安久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如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被袵鼓琴若固有之殊不以約樂為事視外事若無有也知者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在富貴不能淫在貧賤不能移故久處約長處樂皆確然不為外物所奪○蔡氏曰仁知雖皆非外物所能奪然人之資稟亦自不同有得仁之深者有得知之深者加學問之功則知者亦可以至於仁然欲至於仁亦未有

不由於知也○愚謂安仁者心與仁為一故曰其知者心與仁猶二也故曰於○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

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

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

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

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

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

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語錄曰問遠近

精粗之間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吾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極通透謝氏此說他人所不到○又曰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陳氏曰內外以身分別內是裏面外是外面遠近以所在言近是日前處遠是千里之外極天所覆處精粗以事言精是入細底事粗是至粗鄙底事仁者之心日用間渾是天理流行無

一處不該無一物不貫何有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若見得仁分明此等處自曉然矣○輔氏曰仁體事而無不在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異我固有之自然而不待於使故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此安仁之事非顏閔以上去聖人不遠者不知此味也知者之知足以知夫仁然未能得之於己也有所操存則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則其用斯不亂此意少解則不能不失之此利仁之事所謂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諸子蓋指孔門羣弟子由賜以下諸人也○又曰安仁則純乎義理仁即我也我即仁也故一利仁則心知欲仁守而勿失於仁猶有間也故二○莆田黃氏曰仁者心存隨處者仁如源清看如何流出皆清也更不待計較安排其體常存其用各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動者便自然相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

義理才有纖豪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程子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或問公正之說曰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語錄曰惟公然後能正公

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又曰程子只着箇公正兩字解這處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當於理○又曰而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所以此兩字不可少一○黃氏曰謂之得其公正則是一好一惡皆有以得天至公至正而非私非邪所以為能好惡也仁者無私欲所以見於好惡者得其公仁者皆天理所以見於好惡者得其正○陳氏曰二字固須兼盡然亦相因非截然二物更須知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乃私也雖或當理苟未能無私心亦未得為當理也○輔氏曰公以心言正以事言心公則所好所惡之事皆得其正○胡氏曰公者即無私心之謂正者即好惡當於理之謂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有是體則有是用也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輔氏曰好善惡雖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不能致知誠意而有所累于心故也方其好善也而有不

好者拒之於內方其惡也而有不惡者引之於中所以卒至於倒行逆施好其所惡惡其所好而無所不至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

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

志者心

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語錄曰纔志仁

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況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永嘉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通書解義

曰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語錄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於惡上矣又安得志於為惡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

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類耳○黃氏曰世之得貧賤之道多矣如不守繩檢博奕鬪很奢侈縱肆者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皆非以得貧賤之道而得之然於富

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

也如此語錄曰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他底得貧賤却要安我雖是不當得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又曰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瞑然受之若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便不是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求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輔氏曰君子者成德之名而仁者心之全德也故惟仁然

後可以名君子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

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輔氏曰貪字正與審字相悖厭字正與安字相反審富貴而安貧賤則義理勝而物欲不行必如是然後可以為仁不然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尚何以成君子之名乎○胡氏曰仁者君子之實無其實則何以成其名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語錄曰問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今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

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

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

處而不用其力也

語錄曰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輔氏曰道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君子為仁

豈可不無時無處而用其力哉

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

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所謂審

富貴而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之分明則存養之功愈精密而無違闕之處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愈明白而無疑似之差○蔡氏曰審富貴安貧賤是立大根本處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入細存養處學者固不可不加存養之功然若不先立此根本則亦無以為存養之地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問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二者並行而

不相悖聖人必於好惡上分輕重何也永嘉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正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只緣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正是惡不仁豈不能

好仁只緣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

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

之物無以加之

語錄曰既是好仁便知得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好仁便須天

下之物皆無以過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

語錄曰惡不仁

如惡臭臭唯恐惡臭之及吾身也其真箇惡他如此非是且如此惡他後又却不惡他也

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

而見之也

胡氏曰好仁而知天下之善無以加則所行皆仁矣惡不仁而使天下之惡不相及則所行無不仁矣故皆得為成德之事○

蔡氏曰好仁者天資溫和寬厚惟知仁之可好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勁直真知不仁之可惡惟恐不仁者得以及其身若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若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本無優劣此夫子所以嘆其未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輔氏曰此以理言所以開人進

善之路也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錄語

曰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語錄曰問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

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輔氏曰此以事言所以決人用力之機也既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之見也又曰蓋有用力而力不足者但我偶未見之耳其言抑揚磨厲反復嘆嗟言有盡而意無窮所以勉學者之為仁至矣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

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語錄曰聖人只是甚言用力者之難得用力之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

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

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

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惜之也

胡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難得次言用力者之難得未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亦難得也語意反復無非欲學者因是以自警而用其力焉耳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文集曰程子止是舉一隅

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四者而已○語錄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

至斷絕若小人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脉已斷絕謂之仁可乎○又曰厚與愛必竟其仁上發來其苗脉可見○黃氏曰人之有過必有其類者氣質心術之不同也因其所過之類而觀之則其人之氣質心術可見故雖有過而不害其為仁也非謂必欲伺人之過而觀其仁蓋以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所以得其用心之微也○問不知合君子小人之過觀之則可以知仁還是君子小人各自於其過處觀之永嘉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

之仁不仁可知矣

黃氏曰觀其所入是何黨類而仁不仁可知○輔氏曰此章但謂仁者之過若不仁之過又何觀哉

故引尹氏之說以結之○蔡氏曰經只說知仁尹氏乃以仁不仁言蓋推程子之說也詳味程子之意似非專指一人而言乃是通論人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愛或忍就其發處之偏而觀之則過於厚過於愛者固可以知仁而過於薄過於忍者亦可以因其不仁而知仁矣細玩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與不仁皆在其中矣蓋聖人就人隱微偏過處指以示人欲使才仁之功愈密而愈無滲漏是雖因此

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

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

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觀過知仁之說耳却非

是說欲知人賢否必須俟其有過而後可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

恨矣

語錄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

死也枉死○又曰問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黃氏曰事物當然之理即道也合事物當然之理而總言之亦道也口耳誦說即聞也物無不格而理無不通亦聞也此所謂聞物無不格理無不通之謂也○輔氏曰父子有親則於父子之間順矣君臣有義則於君臣之間順矣夫婦有別則夫婦順矣長幼有序則長幼順矣朋友有信則朋友順矣推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際各得其理則無適而非順矣豈復有不足之感哉生盡其順則死得其安如曾子易箦是也不如是則不安矣○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朝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生既能

順則雖死可也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

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語錄曰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

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又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 又曰皆

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為可乎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所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程子專以實理為說其旨亦深切矣○語錄曰知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篤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恣焉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輔氏曰士志於道則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所知日高明所造日廣大與之議道則足以發其精微盡其曲折若猶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則其識趣之卑陋可知矣尚何足與議夫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

何足與議也語錄曰程子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着似平淡若是子細去窮究其味深長○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分之○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篤於道則志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

也比必二反

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
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
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

果有所倚乎

語錄曰聖人不說道不可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則皆不睹是我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田在我說得○又曰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輔氏曰造為專主莫為不肯正也謝氏以適為可者謂其專主於可也適與莫相反既以適為可故以莫為不可也○又曰道是體義是用義是就事上言前且總言之故以體言而曰道又析言之故以用言而曰義○又曰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應變有義存焉則雖若有倚而實無所倚蓋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着故也○又曰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此是活句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也大抵無適無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則步步着實自然無倚也○胡氏曰適既釋為專主矣與謝氏可也之義甚不類然適與莫對以適為心之所專主則莫非所主矣主之者必意之所可則不主者必所不可矣字訓雖殊而義則相通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

公私之間而已

輔氏曰懷德謂存乎是心固有之善懷土謂溺乎此身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如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禮記所謂畏法令者皆是也人能如此亦可謂善有違條礙貫底事能不做亦大段好了懷惠謂貪利苟得而不復知有所謂義理者也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或問懷刑之為惡不善曰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耳○語錄曰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尹氏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着添字○輔氏曰樂善惡不善心之公也苟安務得欲之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孔氏名安國西漢人孔子十一世孫

○程子

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輔氏曰凡事須要自家安利則自然不恤它人故必至於害人而

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遜者禮之實也

語錄曰問辭遜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遜是禮之實曰是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擎踞曲拳升降俛仰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遜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又曰遜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挾出些箇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黃氏曰禮有實有文以所有而遜與人此非虛文乃實事也實字只當如此看○陳氏曰此一句最切乃以心言真能如此則自足以興起國人之心矣

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

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輔氏曰若無其實而徒相與於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如禮何矣○蔡氏曰集註言遜者禮之實又言禮文雖具若實字與文字相對發於辭遜之心見於辭尊居卑辭多受少者禮之實也從事乎繁文末節而形於跪拜俯伏者特禮之文耳以禮之實為國則一國興遜其為國也何有若徒從事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偽而已矣其如禮何哉

而況於為

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黃氏曰所以立乎其位之也患無位患莫己知求諸人也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己而在己者有不足祇足以自愧而已○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

胡氏曰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必非一人獨呼曾子而語之蓋唯曾子為能達此也

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

愚謂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所以唯為應之速

曰此一章之大旨也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豪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

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爾
語錄曰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曰

曲處無不講究其初見一事只是一事百件事是百件事得夫子一點醒百件事只是一件事許多般樣只一心流出曾子至此方信得是一箇道理○又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所以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又曰它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又曰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處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白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溝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中水是精它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它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得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胡氏曰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

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或問一貫

之指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持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眾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眾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唯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輔氏曰曾子平日於聖人應事接物處一一精察而力行之然其所以未知體之一者想見聖人只教他去事事物物上做工夫而曾子之心思亦未嘗到那上只是着實踐履將去至此而真積力久亦將融會貫通自有所得故夫子才略提省他便自能默契其指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文集曰盡己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推己是體上工夫推己是用上工夫○語錄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恕者推己及物各得其所欲○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胡氏曰所

以此其妄意高遠之弊非始為假託之辭也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

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

語錄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

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無息萬物得所是也
○問推只是推己之推否更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忠恕自別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恕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陳氏曰詳集註所謂自此之外更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繫之天地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之下則更無餘法是言已盡之意應至誠無息向亦無待於推是應萬物各得其所意○輔氏曰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聖人之體用也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體用也聖人之體用與天地為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也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故曰亦無待於推矣

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語錄曰一貫譬是天然底花為是天然底難說

故把忠恕來說恰如把做底花形容那天然底花

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

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語錄曰忠恕只是體用猶形影要除

一箇又得○又曰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若把做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如人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又曰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又曰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
一本則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而生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又曰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難認如何就萬殊上見得皆有恰好處○又曰到這裏只見一本萬殊不見其他○輔氏曰此又獨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也雖不言聖人之體用而聖人之體用亦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

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

義亦通語錄曰此語見周禮疏○又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有本無一豪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心存於中則自無不盡如心而推則自然及物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

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

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

爾或問天亦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乎曰此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天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己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邪亦曰其本體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在物者在人則謂之恕耳曰推程子動以天之云者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而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而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邪且盡己推己均有涉乎人為又何以有天人之分邪曰彼以聖賢而分也此以內外而分也盡己雖涉乎人為然為之在己而非有接於物也從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者焉則於此無所疑矣○語錄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太極自然流出來不待安排布置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聖人心中自然流出來與天一般推己却要着力○又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饑未見得天下之饑未寒未見得天下之寒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二及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又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又曰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間○又曰此天却是與人對之天若言動以天也天即是理之自然○又曰集註中舉程子第一段甚好非明道不能得到自忠恕一以貫之以後至違道不遠動以天住乃說一以貫之之忠恕其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何也蓋此數句乃動以天爾如推己及物違道不遠則動以人爾問如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聖人不消言恕故集註云此借學者之事而言○又曰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尚是人在○又曰論着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黃氏曰今且把違道不遠之忠恕來看便分曉聖人之忠恕天道也學者便是人道也如何又說忠是天道恕是人道以聖人去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天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喚做體便是近那未發處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怒喚做用便是推出外去了雖聖人亦有箇人忠只是盡自家心便較易怒是逐一去做得着力○又曰既以天人分忠恕後獨言動以天者蓋忠則全是天

論五言纂流卷二

怨字則有些子人所以言忠天道怨人道學者之忠怨皆人聖人之忠怨皆天所以言動以天○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怨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怨也○曾子一貫之忠怨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爾所謂動以天爾者蓋於忠上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已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陳氏曰程子說忠怨以大本達道為言只是借中庸四字言之耳其意自不同蓋中之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忠之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處真實無妄處言徹首徹尾無間於已發未發也○永嘉陳氏曰仁者已私銷盡中無障礙故說已即人便在不待以類而推所謂以已及物也怨者方欲滌除已私尚有障礙因已而後及人必待以類而推耳○又曰忠怨是對立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言天其用推行故言人天人之分體用之謂也○愚謂程子欲人識得怨字之本義故先言仁怨之別蓋仁是怨之充極而至者以已及物聖人之事一以貫之之怨也又曰維即所謂仁也推已及物學者之事違道不遠之怨也只可謂之怨

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怨也

語錄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是不待推而怨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是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又曰各正性命各得其性命之正○黃氏曰不已便是盡底意各正便是推底意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是一箇

物與它一箇無妄皆是怨底意但它自然恁地流行不息在學者却須是盡他是自然恁地箇箇恰好不費力在學者却須是推○輔氏曰只是一箇道理但天地聖人是自然學者是勉強而然若合天人而言之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有少私意便是已便是有不盡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怨也有少差錯便是不正便是不怨也○陳氏曰天豈能盡已推已此只是言其理都一般耳維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一箇真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天之忠怨也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

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

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

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

之義

或問下學上達之義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語錄曰忠

恕違道不遠此乃略下教人之意下學而上達也○輔氏曰聖賢之於人雖有教無類然其為教也不陵節而施必因其才而篤焉故夫子之告曾子與曾子之告門人其意一也然曾子聞夫子之言則曰唯門人聞曾子之言則不領也是則夫子曾子之告則同而曾子門人之聞則異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

或問喻之義曰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胡氏曰喻者精微曲折不待思惟而曉然於胸中也人之一心至虛至靈萬物皆備無所不通者即其本體也雖至昏至愚蔽其本體隨其意之所趨亦有所通曉焉此君子小人所以皆有所喻也

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而然也○輔氏曰天理之所宜謂

義理之所當然人情之所欲得

程子曰君子之於

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語錄曰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

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

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

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

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

利故也小人反是

輔氏曰楊氏說最明切夫死生亦大矣自人情之所欲言之則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彼君子之所以獨能

如是者蓋其心唯知義之不可違而不知利之為可欲故也不知利之為利者則以其乎日心只在義上未嘗到利上是以不知其為可欲耳夫如是然後能舍生以取義不然天理人欲方交戰而並行乃欲臨時而加決擇焉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語錄

曰問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曰然

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

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輔氏曰羨人而甘自棄則不復勉於善責人而忘自責則不復

改其惡不勉其善不改其惡則終必為小人而已大抵人心之明賢否固有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其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所謂為己之學近思之方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語錄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闡截○胡氏曰子之事親主

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

見志

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也語錄曰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又曰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

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勞

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

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語錄曰問集註舉內則將來說

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喜之愛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

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

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

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輔氏曰詳味其言非身歷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深體而

力行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輔氏曰父母在為子者遠遊固

不可而近遊亦當有方遠遊與無方皆非父母之所欲於其子者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自不到如此矣○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淺近者耳惟能即是而

推之則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故范氏之說深得其旨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愚謂所謂逸其半者必兼觀志

觀行二語而後
可以究其義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能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

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語錄曰只是這一事

上既喜其壽又懼其來日之無多微差些却是兩事矣○胡氏曰所謂愛日正恐其日之不足而事親之道欲無所不盡其至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語錄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只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

分矣○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

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

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語錄

曰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文集曰約有收斂近裏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輔氏曰約與

方正相反約則守於規矩之中放則逸乎規矩之外且天理有則而不流人欲橫流而無止故以約失之者少尹氏曰凡事約

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錄曰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是凡事

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語錄曰問凡事言時易行時難言懼其易

故欲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

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輔氏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又以孝聞於聖門而此十章皆反

身切已為孝之道是以疑其然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

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語錄曰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

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

文集曰胡氏說盡人情○語錄曰問胡氏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

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煩處數自是求媚之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聖人特言之以警學

者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
魯人一
齊人一
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

論語卷第三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

一端也

愚謂他人之是非若非切己之實然借是以分辨形似剖析
豪釐在人者既明則在己者亦明矣所以為格物窮理之一

端 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愚謂子貢方人故疑此篇多其徒所記
然無左驗故止為疑詞而無決詞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
追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

魯人一
齊人一

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

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輔氏曰所貴於無罪者謂

在我無得罪之道也所慮於有罪者謂在我有得罪之事也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罪有自外來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事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取若撻于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喬夷之竄皆安之而無怨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括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

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語錄曰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

長之時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愚謂南容三復白圭其所謹者言耳而集註稱其謹於言行蓋言行相為表裏能謹其言亦謹行之大端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

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語錄曰聖人正

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託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

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問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輔氏曰凡嫁女必量其才以求配婦人亦當以才言乎曰才生於氣凡能有為者才也婦人亦有所當為之事苟能為之豈獨不可以才言乎○又曰古謂妻為夫配者多矣而夫亦可以言配乎曰配合也妻齊也夫婦固皆可以配言矣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

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輔氏曰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

而人之事則其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者可知矣故夫子既嘆其賢

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

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愚謂稱人之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之善則是厚之又厚故曰厚之至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胡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耳夏曰

瑚商曰璉周曰簠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

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輔氏曰一等是器而瑚璉為宗廟之器是器之貴重者也而又飾以玉是器之華美者也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

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問集註言器者有用之成材又言未至於不器然則夫子女器之言抑揚之不同如此何也曰當時答問不稱其可用之實今較其輕重則誠與稱于賤者有等差耳○語錄曰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為貴用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而未至於不器不知是合下無規

模抑是後來欠工夫
曰是合下稟得偏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語錄曰佞只是
捷給便口者仲

弓為人重厚簡默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仁在德行之科
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懷則

決非務外而事口者
故以為重厚簡默也而時人以佞為賢輔氏曰人情徇外而不事內
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故

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
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胡氏曰禦如禦人於
國門之禦故云當也給辨也憎惡也言

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

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語錄曰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
豈不惡之○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

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
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我雖未知仲弓之仁

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

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

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語錄曰
所謂全

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而置之無用處全體似
箇卓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他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
是息此心具十全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是私欲間之無
一蒙私欲方是不息○黃氏曰集註言仁曰愛之理心之德深味大字則仁之
道無餘蘊矣至此言盡仁之道而又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深味四
字則學而求至於仁其所至之標的又昭然而可見矣或曰集註於他章引師
說曰當理而無私心與此章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後章據所聞於
師者而言也此章即己之所見而言也此章全體二字已足以該後章五字之
義加之以不息二字則又後章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
得歟○輔氏曰全體言其無物不體不息言其無時不然此兩語足以盡仁之

體用蓋私意一萌物我橫生則體便有虧天理間斷則用便有息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絕無一私人欲之私以間之乃可以當其名集註所謂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念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普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此十字之中吁妙矣哉○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不息者如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六合之間無頃刻止息所以生成萬物無有已時○又曰心之活便能運轉不息凡處人倫事物之間此心周流無碍處處皆到心死則便如鐵石凡處人倫事物之間皆窒塞了

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魯人斯指此理而言語錄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蔡氏曰此理字宏闊恐不止是誠意正心之事凡其日用之間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無非此理也信謂真知

其如此而無豪髮之疑也語錄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慮開自言

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語錄曰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程子曰漆

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錄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又曰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又曰是他見得大了便小殺合不得○又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黃氏曰大意即是大體他是見得這大體恁地了便是有一二節目處未盡得譬如白盤中一點黑黑盤中一點白不是全盤不是又如人學字且要識得一箇模樣那一點一畫未是却有商量○胡氏曰得其大而不局於其小也又曰古人見

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

惟見之不明也故若存若亡一出而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深淺也今開之不安於小也如此則固非有以見乎其大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所見之明又為如何哉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

其反身而誠也○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之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豪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豪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黃氏曰謝氏說一豪不自得不害為未信似指心之所存者而言集註言真知如此而無豪髮之疑則專指所知而言安知未信之言非兼知行而言邪曰觀斯字之義則指斯道而為言非指此心之志於道而言故但可知為言也然謂之真知則是心理相契無復疑礙安有所存所行之未實乎故但言知而謝氏之意在其中矣○輔氏曰謝氏不言理而言心者心即理之所寓也心有一豪不自得便是於理有所未信也○又曰材見於用者心存諸中者有諸中必外聖人明睿所照亦何有不知者但其未信之實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又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謝氏以材器為言似與程子

小異然所謂心術之微聖人有所不能知則其說精矣○愚謂材如木料器是材之成就者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愚謂桴竹木所編小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輔氏曰聖人欲浮于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哉其憂時憫道之心蓋有不能自己者故程子下一嘆字又下一傷字且斷以為假設之辭則聖人哀矜惻怛之仁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又曰夫子謂子路之能從我正以其勇於義耳子路聞之喜使夫子而果行則子路必能從之矣故夫子以為好勇過我蓋深美之至於裁度事理以適於義則子路有所未能蓋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而其平日之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

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故稱其勇而譏其不能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無故以不知告之

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已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一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

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知也

輔氏曰才以其可以有為者言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

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

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語錄曰顏子明

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臆度想象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稟淳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理分明○又曰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者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問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主了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問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箇甚底○輔氏曰顏子不假思惟如鑑照物纖豪莫遁故能即始以見終子貢須用思索循序而進以類而達故能因此以識彼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遍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遍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或疑始終只是一事彼此則是兩事如此則子貢所知反似多於顏子愚謂子貢必待告往而後

知來若顏子無所不說則不待告往而來無不知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

輔氏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又曰子貢雖好方人然亦非專用心於此者其反身自省之誠蓋不能無也故其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而喻之如此○又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

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而子貢亦得以終有所聞也至於聞性與天道則其知亦亞於顏子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汚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愚謂鏝一名朽塗工

之作具也朽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為朽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

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

真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氣血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如

將勇則士亦勇將惰則士亦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與

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輔氏曰聖人之責人大抵意愈深則

言愈緩如此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警之也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語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

義問五帝德則夫子以為非其人至此則又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

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

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

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輔氏曰惟日孜孜古者自始學至成德無不皆然但有勉強自然之異耳故以為斃而後已惟

恐其不及也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

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輔氏

曰懈意一生便是為氣所使古之聖賢必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者只要這箇道理常在非是別有所作為也要之只在收放心而已○又曰明睿所照不假於外故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
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語錄曰壁立千仞便是剛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

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

慾輔氏曰程子兩語斷置得剛慾兩字分曉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

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

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

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語錄曰凡人纔要負這一件物事便被這

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枨想只是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又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其中不屈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倔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又曰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纔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枨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欲了安得為剛○輔氏曰人苟逐慾則物便大已便小已小則便為物所揜已為物所揜則自然常屈於萬物之下惟剛則能全其天德能全其天德則自然常伸於萬物之上

是則無欲故能剛有志故能勝欲此謝氏所以歎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又曰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謝氏以其類乎剛而知之然自好未必如孟子之意正謂其自以為是耳剛者平居未必不坦然自守而臨事則不可易悻悻者則常有忿怒之意至臨利害則趨利而避害矣此其所以為慾也○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當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揜遏而不能出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

所及

語錄曰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工夫未到此地學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充廣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而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

語錄曰此是程子晚年看得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明白此兩句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耳○又曰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恕

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

輔氏曰威儀以德之見於容貌者言

文辭以德之見於言語者言也○蔡氏曰謂之德則有本謂之見乎外則自有不容掩謂之威儀文辭皆是也則夫子之粲然有文蔚然有章者雖不外乎威儀文辭而亦不專在乎威儀文辭矣蓋其動靜語默煥乎文章隨寓發著自無隱乎爾○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有條也六經論語之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

理也

語錄曰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下面有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又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

而歎其美也

輔氏曰夫子之德著見於外如所謂威儀文辭者固羣弟子所共聞所共學也至於性與天道則所罕言必學者真積力久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豈有陵節躐等之教哉○陳氏曰文章固是性天道之發然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天道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語錄曰子路急於為善惟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珍羞異饌羅列在前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盡也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在策子上便

了不解自去著工夫○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輔氏曰勇用於非所當用者多矣而子路之勇乃獨用之於力行夫善可不謂之能用其勇乎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語錄曰問孔文子孔姑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壹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又曰經天緯地是有文理一橫

一直皆有文理故謂之文孔文子之文是其小者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為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輔氏曰首篇已釋恭為莊敬而

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有其事上也敬一句故以謙遜釋恭字謹恪釋敬字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已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

上為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

封洫廬井有伍之類語錄曰義字有剛斷之義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輔氏曰田有封洫謂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謂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

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輔氏曰文仲子產非

有優劣所善者多即是君子之道四焉猶有未至即是不仁三不知三〇又曰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此最學者之病蓋心麓氣暴使然也大凡人言亦有說得是者亦有說得非者事亦有做得是者亦有做得非者儻或性情不治心麓氣暴則悅其是者遂不知其非惡其非者遂不察其是唯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妍醜不相掩而好惡適其平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為善

輔氏曰人之常情交際之初誰獨無是恭敬之心哉但久而敬狎則慢易生而敬心漸漸衰息矣惟平仲之與人交

雖久而敬心不衰故夫子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

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

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

愚謂刻山於節者謂刻鏤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畫藻於梲者謂畫梁上

短柱為藻文也

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

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語錄曰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今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〇又曰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從著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他箇心一向倒在卜筮上面了如何得謂之知古說多道他是僭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

知宜矣

張子名載長安人〇輔氏曰傳譏文仲不知者三祀爰居居其一今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即是祀爰居之義故同歸於不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
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
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物我
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

有其身通
釋上兩節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
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而未許其仁也語錄曰三仕三已所以不得為仁蓋不知其事是如何
三仕之中是有無合當仕否三已之中又不知有無合

當已否○問三仕無喜三已無愠全無私欲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
曾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
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
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

無私心則仁矣語錄曰有人好惡當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
好惡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當於
理○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合分作兩句看事雖當理有一豪私意雜乎其間
則是雖無私心而非理之正事皆當理又無私心則可謂之仁人○輔氏曰當

理以事言無私心以心言事當於理而心無或私則體用一源內外無間如天道流行而物生成遂此所以謂之仁其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蓋又指其事而言之也○陳氏曰仁一也而言之不同以理言則心德之全而天理之公也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是也○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仲弓子路冉有公西華及憲問等意之所謂仁則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言之若三仁夷齊與子文子等章之所謂仁則以當理而無私心者言之終以心言者是以平日統體言之也以事言者是於臨事變也因以觀其心體之云爾非姑指一事而言其實亦非有二義也

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也

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語錄曰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陳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皆中理乃可子張未識

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

仁之為義可識矣或問夷齊三仁曰此五人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豪私欲之累其亦異乎二子之為矣故程子以為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語錄曰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遜國諫紂之事亦已

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夷齊之忠清是有本底忠清清裏依舊有仁子文文子之忠清只得喚做忠清○輔氏曰以不知其仁仁則吾不知之語觀之則知仁之難能而聖人不輕以許人以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又見仁之可至而聖人不輕以絕人不輕許人則人不敢以為易而自怠不輕絕人則人不至以為難而自絕○陳氏曰仁者心德之全其道至大非可指一事而言若三仁夷齊之仁是於大變中做事見其當理而全無私心之謂若子張之問子文文子則又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

今以他書考之
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

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詞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

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或問程子之說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

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至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又曰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矣○永嘉陳氏曰大凡應事一思底已是再思則親切三思則計較起私意反生將前箇真底失了若夫為學之道則不厭思只為應事言之○愚案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

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輔氏曰不能窮理則無以審其是不能果斷則無以決其疑如是而展轉思慮則私意起而反感也決矣○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此又工夫最切處○愚謂窮理是思時事果斷是思後事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案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語錄曰再

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他亦無事可見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他能沉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又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甯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又曰愚有兩般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粹粹地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不做壞了○問衛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
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
是甚道理
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語錄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亦自可為法然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人也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執一不得也○又曰若比

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

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

輔氏曰唯狂故簡唯志大故略

於事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斐文貌**
語錄曰斐只是有文采**成章**
語錄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

言真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

做得一上放棹了猶也是他做得這箇猶成不是今日猶明日又不猶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休也○輔氏曰成章謂隨其所習而有首有尾有條理有文章可觀者雖異端亦有成章而可觀者矣此則指門人之性行而言**裁割正也**
語錄曰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

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語錄曰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避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弊為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是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戶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輔氏曰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略於事者是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任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則又有脫略世故之敝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制之而使歸於中正也○蔡氏曰士不幸而狂與其儒也寧狂蓋狂士志意高遠資質粗勁做事亦徹頭徹尾文理成就可觀尚可裁節使歸中道彼儒者異懦怯弱氣息奄奄無一事可為亦無下手脚裁截處學者其深戒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

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黃氏曰君子之於人苟非大不平者自不應有所怨若以為已怨用希則

是夷齊胃中常有憤憾之意而亦何足以為夷齊哉故集註以人怨為是○蔡氏曰夷齊不念舊惡是以心中渾然以理為主略與不遷怒相似蓋不是惡其人只是惡其惡耳若其人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若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所以人亦怨之者希也聖賢之心皆是如此但伯夷平日以清隘聞故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語錄曰伯夷之清他却是箇介僻底

人且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又曰三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

輔氏曰已所無有不以實告乃乞諸鄰以與之是為曲意徇物其與之也不告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也程

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

語錄曰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誠實也○輔氏曰人心非公則私非天理即人欲非自然即計較有一豪計較便非自然便是私與人欲才出此便入彼無間可容息也故乞醯之事雖若微末然迹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委曲計較故程子以為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

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

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語錄曰問范氏言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輔氏曰范氏釋直字之義尤明白而又發聖人觀人即小以知大之說所以教人謹

微室欲之意
尤更精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

語錄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恭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所意○輔氏曰既已滿足其分而猶為之不已曰足程子曰左丘明古之間人也

或問左丘明非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謝氏曰

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

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輔氏曰巧言令色足恭以取人之悅藏匿其心所怨而外與之為友雖與穿窬之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悅求媚則有甚於穿窬之人也左丘明以是二者為恥則其平日之所養廣大正直之意可知已夫子

所謂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言之謙者也○又曰學者於察字立字不可不加功不察則或不知二者之可恥不卓然立起此心則無緣會得直○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此二者過詣以事人匿怨而面交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愚謂穿窬之人暮夜為盜而日間陽為好人中

心不直者何以異此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衣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

而不伐是也語錄曰問善自其平生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勞是就事業上說或曰勞勞

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愚謂如前說則於勞

字為順如後說則於施字為順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

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黃氏曰前說

後說是效驗後說固說得自然前說亦未嘗不自然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有天地發生氣象況

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

求仁語錄曰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克己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他人於

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舍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愚謂仁本固有而未免於求猶與仁為二也不違則身已居仁而常使

之不相去耳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矣

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

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

語錄曰子路顏淵孔子言志都是不私已但有小大之異爾子路只車馬衣裘之間

所志已狹顏子將善與眾人公共何伐之有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何施勞之有却已足然展拓然不若聖人分明是天地氣象

又曰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私自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

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語錄曰問

曾點事煞高子路只此一事如何便解亞得他曰子路是箇資質高底人要不做事便不做雖是做工夫處處不如子貢子夏之細密然其資質却自甚高若見得透便不干事○又曰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剥得外面一重麤皮子去顏淵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剥得一重細底皮去然猶在軀殼子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問聖人之化猶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又曰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跡季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以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所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知崇共敬之行實○又曰子路從事上說顏子從心上說固自有淺深之不同然二子皆有願云者則是各有所對得而言也子路是對着箇有憾底在顏子是對着箇矜伐底在孔子則無所對也理當然而已矣此天地之事也○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則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則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者以其胃次灑落非勢利所得而拘使無所滯礙即曾皙之所至矣聖人固不可企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思子路之勇決而祛其吝嗇之心則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未可以其粗厲而忽之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咎也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自責於心之為深切也非謂諱過而不敢言也○輔氏曰真有意於行者口不言

真知其非者心自咎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

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輔氏曰口

不言而心自咎者最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況說與人道我將改者乎若此者其不能改必矣夫

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輔氏曰此言生質之美者固或

有同乎聖人之忠信非謂聖人之質全與眾人無異也且夫子之言亦曰必有忠信如丘者耳非謂事事皆如己也夫子生知而

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

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

不勉哉輔氏曰美質易得所稟然也至道難聞非學則莫至此也此蓋夫子不以聖人自居而勉人為學之辭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

胡氏曰凡二十八章舊以首句自為一章今以二章合之而仍其元數失於改也又案下章子華使齊

原思為宰亦合為一章今考之雖皆聖人用財之事然恐記者以類相從未必一時之言也前篇此類頗多不應為一章篇首二章雖相承亦與賜也何如相似若析為二章不害篇內第十四章以前

大意與前篇同

胡氏曰此篇前有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論禮樂之事亦與為政篇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表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耳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

度也

黃氏曰前篇之不佞後章之居敬但可見其簡重觀前篇或人稱其為仁則可見其有寬洪之德○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胡氏曰謂仲弓可以居君位者當時小國諸侯皆君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是也

或問子桑伯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為友者蓋老氏之流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

面故問伯子如何

輔氏曰仲弓簡默務內不務外其性行有與伯子略相似者故仲弓因以為問也

可者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輔氏曰非是斷然許之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語錄曰煩是煩擾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

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

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弊出

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

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

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輔氏曰中無主

則二三自治踈則滲漏多太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

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

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

輔氏曰伯子蓋亦知要者但其所主守工夫則有未至也故雖可取而未盡善仲弓只添一敬字說內外

本末便自由盡非其平日踐履工夫之熟何能然邪然夫子所謂可者已具此意了仲弓雖未喻可是僅可而未盡之義然其所言正有合於夫子之意故夫子以為然也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

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見為要直內

輔氏曰要直二字

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

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謂於事理有所脫遺也

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曰中主於敬則內欲不萌外物不入故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夫簡者乃理之自然也若先有心於簡則是其心中先自多一簡字了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

語錄曰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纔覺了自不復

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

語錄曰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

是他到處不遷怒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問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否曰夫子說時也只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邪○黃氏曰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其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物可謂真好學矣

輔氏曰真字須

子細看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

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

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語錄曰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

得遷○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

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

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

而已何遷之有輔氏曰聖人遇事之當喜者則喜遇事之當怒者則怒方其未與事接則是心初無喜怒也故若舜之誅四凶

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又如鑑之照物因物賦形何遷之有○胡氏曰既云怒在物而不在己又云不在血氣則不遷蓋不在己者非謂其怒不怒也乃因物之

可怒而發也不在血氣者非謂怒於心而不形於色也發於義理而不發於血氣也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

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

知之便更不萌作語錄曰萌作只是萌動○輔氏曰顏子存得天理分數全了明睿所照文理密察纔有微微差失便

自知之既知之自然存着不得便自消融了豈復至於萌作哉便能知之者是物格知至之事更不萌作者是意誠心正之事○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心於

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

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張子曰慊於己者不

使萌於再語錄曰慊於己只是略有此字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

使不着使字也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

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

以至於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語錄曰

精精氣精氣流過若生物時攔定○又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語錄

曰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其本也真而靜文集曰真靜兩字亦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

自不同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其未發也五性具焉物時耳○語錄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

曰仁義禮智信語錄曰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時只是疊說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輔氏曰緣人是箇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動靜者闔闢之機上既言其本靜故於此復動也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輔氏曰古所謂七情今程子以懼字易樂字蓋嫌喜樂三者相似而不及於懼也其義精矣○陳氏曰喜愛欲三字有淺深喜方見於顏色愛則心中好之然未有取之之意欲則貪意直注於彼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語錄曰性固不可鑿但必欲拏將來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語錄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然必先說○輔氏曰覺是心之靈故能約其情而使之合乎中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語錄曰這一般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

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

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

不日而化矣語錄曰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有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又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輔氏曰學未至於聖人者雖見道明用心剛然必有所存斯不亡必有所理斯不亂持守之功一息成廢則其理便間斷矣惟至於聖則氣質消盡渾是義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此大而化之之事也顏子未達聖人一間耳故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也必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

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

乎顏子之學矣

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又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

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

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

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

不日而化矣語錄曰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有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又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輔氏曰學未至於聖人者雖見道明用心剛然必有所存斯不亡必有所理斯不亂持守之功一息成廢則其理便間斷矣惟至於聖則氣質消盡渾是義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此大而化之之事也顏子未達聖人一間耳故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也必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

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

乎顏子之學矣

論語集注卷三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未

必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

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愚案左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又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

六斗曰簋十簋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數者今文簋為逾是庾逾簋其數同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魯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愚謂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故以思為采邑之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

考輔氏曰量謂五量論合升斗斛也但此言九百而已不可考知其為斗為斛也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輔氏曰先王制為井田之法使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於義固當相周也○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

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輔氏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而於物無遺照故雖不徇人之情以拂吾之理然亦不行吾之義而不察人之情使赤誠有所乏則夫子自當知之而自有以處之矣又何待求之請哉張子曰於斯二者

可見聖人之用財矣語錄曰這是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恁地盡這便是一以貫之處聖人做事都着地頭○黃氏曰冉子之與粟不害其為惠原思之辭粟不害其為廉自常人觀之皆善行也聖人處事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各適其宜又豈但可見其用財而已哉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永嘉陳氏曰以其角中程度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

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犁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仲弓父

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胡氏曰父賤而行惡本疏文家語亦言其生於不肖之父也言

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文集曰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范氏曰以鼂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

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

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胡氏曰范氏之說可以勉人為子故有取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

語錄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愚謂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

仁者

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

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眾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語錄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仁便違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

一至於焉或月一至於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語錄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

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開時都思量別處○真氏曰詳集註之意謂自顏子之外自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以為或

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註為正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

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豪私

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輔氏曰二氣分為四時三月而一變故三月為天道小變之節

尹氏曰

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

斷矣

輔氏曰間隙也三月之後少有違仁處便間隙也○永嘉陳氏曰顏子不遠復才有間斷處依舊又接續了若聖人則自生至死滿腔子都是

仁無少間斷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以此耳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

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或問內外賓主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此辨則

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為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語錄曰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則為客也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

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又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又曰那客亦是主人只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又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纔能如此便後面雖不用大段著力也自做去如推箇輪車相似纔推得轉了他便滔滔自去○又曰不能已是為了又為為得好後只管為如欲罷不能相似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如水漲船行更無着力處○又曰前頭事皆不由我我也不知前面之分寸我也不知前面之淺深只理會這裏工夫使外內賓主之辨常要分曉使心意勉勉循循不已只如此而已○黃氏曰內外賓主之語語錄有數條大略以屋為喻而在內者為主在外者為賓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為屋而以心之出入為賓主其一以軀殼為屋而以仁之存亡為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後說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前說因孔子所言而為文後說則言心在便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旨尤切當兩存而並觀之○陳氏曰如內外賓主之辨初學便當知此然天理人欲相為勝負之幾最未易判也若到天理決然常在內而為主主人欲決然不隨之追逐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則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進自不能止過此方如車輪運轉不停非是放下全不用力前頭限量不由我非吾力所能料雖欲輟不用力而力自不能輟矣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然此等皆學者所未到之處非可以臆度想像而識須臨境而後知味也○胡氏曰勉勉者用力而不

已也循循者謹守而不變也二者學者晞顏之方也○永嘉陳氏曰先儒提出此旨正欲學者捫心猛省若是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將來必大可哀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

胡氏曰由求仕於季氏久矣若為家臣豈至此方問其可不可邪以冉子退朝而夫子有政與事之辨參之知

其謂為大夫也必矣

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

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再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

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果達藝而

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所能也○輔氏曰聖人於天下無棄才無遺善聖人不作天下人才有多少用不盡處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

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為已辭焉此與人為善之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

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

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

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

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

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

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

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語錄

曰謝氏說得麓亦可以警那儒底人若常常記得這樣在心不至倒了令倒了底却多○輔氏曰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擬方來之變則於轆轤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也或問伯牛

之癩曰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

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黃氏曰北牖見儀禮記若喪大記則云北牖西

南隅既謂之奧則北面不當有牖當致○翁氏曰此說見鄉黨疏文案寢廟制無北牖然北方有少牖謂之扉因天光漏入而得屋漏之名恐北牖指此也室

西南隅曰奧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

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輔氏曰不入其室以避過奉之禮義也自

牖執其手以致永訣之意命謂天命或問命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

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

之致而至者也○語錄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

所付予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又曰問此命是天理本然之

命否曰此只是氣稟之命富貴死生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

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

致之亦可見矣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

牛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夫然

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胡

氏曰夫子於顏冉之死皆以命言然則雖斯人不應有斯疾其死也亦謂之考

終命也歟侯氏曰伯牛以德行銷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

孔子尤痛惜之侯氏名仲良河東人○輔氏曰侯氏深見聖人愛惜

人才而切於傳道之心其至誠惻怛有不能自己者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

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

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

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語錄曰顏子胸中自有樂

故雖貧窶之中而亦不以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

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

貧窶累其心底做樂

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

語錄曰顏子胸中自有樂

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語錄曰其字是元有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

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語錄曰問尋孔顏所樂處蓋他自有

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此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會純熟充達向上去○又曰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這便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愚案程子

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

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

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輔氏曰博文者致知格物之事

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聖人教人唯此二者誠能從事於此使知與行互相發所造日深其味日永雖欲已之自不能已而求之至於才力竭盡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此指示學者目得之路而使之循序以進皆有可據之實也○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

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博文者言以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皆與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子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又曰欲罷不能者言人之於學若能實用其工則自然見得循理則樂不循理則不樂由乎禮則安不由乎禮則危不待父兄師友之檢約自然欲止而不能此方是真有所得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輔氏曰欲進而不能者心欲進

而力有所不及也能進而不欲者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輔氏曰畫地以自限自不踰耳非力有所不能踰也○愚謂畫則先有不敢當之意如畫地自限非有險阻不可進而不前也

○胡氏曰夫

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
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求之何
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
所以局於藝也輔氏曰道若大路人病不求使其說聖人之道誠如口
之說芻豢則將盡心竭力以求之仁與道豈遠乎哉固
不患力之不足也畫而不進此
所以日退而局於藝焉耳矣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女音汝

儒學者之稱輔氏曰此所謂學亦專言之學也若周官儒以道得民則
學之已成者也然凡有意於學亦可謂之儒故但以儒為

有君子小人之辨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語錄曰
若不就

為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
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

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

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

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輔氏曰
謝氏極

言為利之害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蓋凡人日用之間發心措慮未嘗不在利
上如所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者皆是學者能謹察而明辨之則於檢身之際
自不至於滲漏矣○又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
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
中之說聖人之道有始有
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
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胡氏曰言魯下邑
非大夫之采邑也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

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或問公事者何事
曰以士民之分言

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
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同而當以告于有司者亦公事也○胡氏曰飲謂鄉飲

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 不由

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

胡氏曰言其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言其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也 楊

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

者觀其小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

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

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語錄曰問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為吏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問觀其小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曾懷也恁地開廣故取

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

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

輔氏曰持身者不以苟所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所惑則賢否短長皆不復能有所辨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

者是也

或問孟之反曰壯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伐誇功也奔敗走

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

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

語錄曰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了這箇殿

後之功 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

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語錄曰欲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之辭輔氏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也出必由戶行必由道宜也而一然一否何哉夫子怪而歎之而人亦可以自反矣○又曰前章是傷而歎之之辭此章是怪而歎之之辭以類記之也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

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輔氏曰此說尤可以警悟學者道即在人耳道無遠人之理人行之則是但人自遠之而不肯踐行人有遠道之私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

也輔氏曰史如周官大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大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

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

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

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楊氏

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

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

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

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輔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一定之理也文質彬彬盡善之道也與其史也寧野彼勝於此之辭也凡物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文之本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如續畫之事使無素地則五采何所施乎與其史也寧野野近本而史徇末故也○愚謂

楊氏之說雖非本章之正義亦足以明二者之輕重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或問

程子之說曰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爾○語錄曰生理本直不待人去循之而後得名若至大至剛以直之直亦氣之本然不待人以直養之而後得此名也○又曰生理本直順

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直便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耳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又曰只玩味生理本直四字便自有味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之心只便是直纔有內交要譽之意便曲了○又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背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又曰天地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天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陳氏曰只是秉彝中許多道理本甚坦直何嘗有一豪迂折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

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

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

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

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

者與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也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饜足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為喻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樂未能與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地則自不能已耳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

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真氏曰張氏說至精密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臆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又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

或問此一節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

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知也○語錄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若不足以爲知若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是知○又曰人道之宜如孝與弟之類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或問此一節曰爲是事者必有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爲其事

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仁者則先爲其事而不計其效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語錄曰事便是就事上說心便是就裏面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事先難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那廳上○蔡氏曰知者以事言仁者以心言蓋務民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心上說仁字較近裏知字較近外

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

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輔氏曰凡人之信鬼神者皆其知不足以知其

理故惑於其所不知而信之耳而不信者又直以爲無是理而不之信故慢易之心生焉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謂之知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

獲仁也語錄曰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恐仁者二字非指仁人而言其語脈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曰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輔氏曰此其於所難之中又特舉其甚者言之蓋克己最難而求仁之功莫先焉能於此而致其先難之力不計其獲則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矣非顏子之剛明疇克爾哉**呂氏曰當務**

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文集曰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

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旋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

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輔氏曰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

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動靜以體言語錄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

只自靜智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輔氏曰知者隨事處宜無所凝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歆羨故其體段常靜○愚謂此體字乃形容仁

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可以效言也輔氏曰效謂功效動而不括故樂靜

而有常故壽輔氏曰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程

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語錄曰此語極好看儘可玩味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

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

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

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改革政以道協政

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而無以復加矣○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

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

由威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

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

於先王之道也語錄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威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

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入底是所以來問

若威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

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

亦略可見矣語錄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又曰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

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

○子曰觚不觚哉觚不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語錄曰古人之

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不觚者

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輔氏曰觚不觚上觚字指其器下觚字語其制也不觚謂失其觚之制而不得為觚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

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

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輔氏曰實必稱其名然後成是物天下之物皆然也程子以君臣言其舉夫人倫之首而言之范氏又推之以及人與國則其義益廣而其意益切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劉氏名勉之建安人從謂隨

之於井而救之也文集曰謂赴井以救人為仁耳宰我信道不

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語錄曰宰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自前無人說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着

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或問

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

之愚也輔氏曰好仁而不好學其蔽也愚此固有所不免然宰我之問則又甚矣夫子語之則正理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雖切於救人

而不私其身然以人體公我與理一表裏瑩徹略無間斷豈容以非理罔之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黃氏曰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而謂約之以訓要不順若顏子所謂約我則要我尤非文理或以約為束則於文義順矣而又非博約相對之意故嘗思博約之義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乎得之且如仁字凡洙泗所言皆不可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能存此心即所謂禮也

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語錄曰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錄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或問孔子之見南子曰案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

矢誓也或問矢之為誓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語錄曰問若作誓說何師生不相信如此曰只為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言氣象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

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

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

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汗我哉○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故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夫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污顏閔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輔氏曰聖人之行非常情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又以其平日剛勇率然之態觀之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爲若不合於禮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所得於心耳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

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而專言無過不及者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至于思而始著於書而程子因以發中一名而合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

於後乎宜其去之也庸平常也

語錄曰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

至極也

輔氏曰惟中爲至極過此則爲過不及此

則爲不及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

謂中

文集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着之意也

不易之謂庸

陳氏曰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語錄曰問正道定理恐道是摠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

目如天道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

名也

語錄曰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濟衆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一箇道理聖人便橫看

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又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輔氏曰理謂天理仁即天理之全也自上聖至下愚皆所固有有一事而合乎仁則亦可謂之仁故曰通乎上下地謂學者所造之地位也

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

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

也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語錄曰聖

是行仁極致之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又曰博施濟衆是無盡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

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輔氏曰博施濟衆乃仁者之極致故雖聖人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

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錄曰若必待博施而後為仁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扶夫音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輔氏曰天理周流自無人已之間狀仁之體莫切於此陳氏曰

心廓然大公無所不愛其體自如此非姑指其及物處為然也但不可偏靠此為言爾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

而仁之術也或問仁恕之別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

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

語錄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己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又曰以己及物是自然及物己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

人推己及物則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推出去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喫飯相似以己及物底便是我要喫自是教別人也喫不待思量推

已及物底便是我喫飯思量別人也合當與方始與人喫○又曰當初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也已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又曰若以為袞說則既曰夫仁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

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輔氏曰此強恕求仁之事蓋恕則當勉強而行仁則自然無所用其力也若能

勉力於此則人欲之私自無所容而天理之公已得而體之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

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豈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語錄曰問痿痺不仁莫是把四肢喻萬物否曰不特喻萬物只是頃刻不相應便是不仁如病風人一股

不仁兩肢不仁為其不省悟也○問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問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生時只今便是一體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碗盛得水來不成教去尋討這一碗是那裏斟來那一碗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又曰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麼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即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推己之恕故曰可謂仁之方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這處極好看仁○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一句之上求之手足之所以痿痺者以吾之氣不貫乎手足耳手足之譬則人物也痿痺則吾之心不屬乎彼彼雖有疾痛頑然而莫之知也氣無不貫則一身無痿痺之虞此心無不達則天下無疾痛莫覺之人故論仁者當觀諸其心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

諸者二天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

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
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
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
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黃氏曰博施二語當與濟眾異今言五十
衣帛少者不衣帛則依舊是所濟未眾也

博施當如減田租之半不若盡除田租賜帛一疋不如十疋方為博施此雖文
義之至細者然亦不可以不知○輔氏曰堯舜其猶病諸此一句說得聖人之
心最切此是聖人不能為天地之所為處然在常人觀之淺者固不足以知其
味深者又必墮於虛無混漾之域惟程子能推其實如說自己事自非深有得
於聖人之心
何能如此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
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
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輔氏曰呂氏發明得子貢病痛與聖人之教子
貢意思皆切蓋子貢徒知仁道之大而不知其

具足於吾心務其大則雖堯舜猶以
為病若反諸心則可以得仁之體矣

論語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三

子曰君子居則食而飲，出則侍而遊。其於人也，未嘗不與人交。然則君子之與人交，其有間乎？曰：君子之與人交，其有間乎？曰：君子之與人交，其有間乎？

子曰：君子居則食而飲，出則侍而遊。其於人也，未嘗不與人交。然則君子之與人交，其有間乎？曰：君子之與人交，其有間乎？曰：君子之與人交，其有間乎？

